

大日本史

六十七

平重盛 第一百五十六卷 列傳
 藤原兼實 第一百五十七卷 列傳
 藤原長方 第一百五十八卷 列傳
 藤原基通 源通親 藤原道
 家 藤原公經 藤原公繼

庫	文	閣	內
六九函	一〇三	四〇	和書類
六架	五〇冊	〇〇號	

和書
 一〇三四〇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0340
冊數	150(67)
函號	269 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八十三

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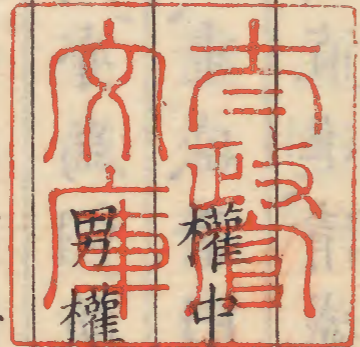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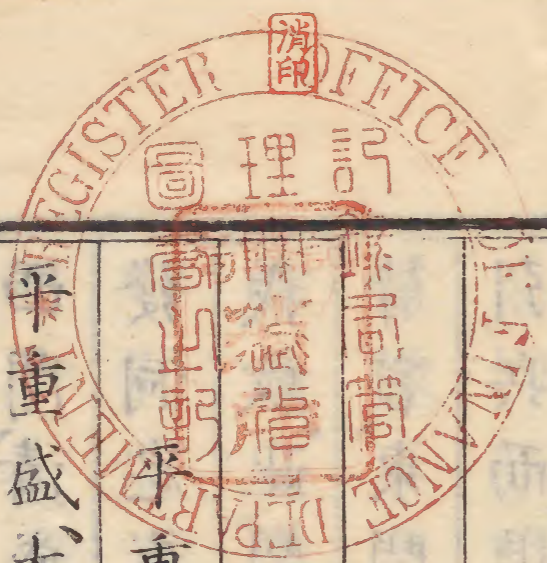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重盛子維盛

重盛太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武勇

軼人接物温厚鈔百鍊中外屬意源平盛衰記

久安六年為藏人敘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



大日本史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

中務少輔公卿補任保元元年上皇集兵於白河殿、重盛率禁軍、從清盛攻之、源為朝將兵守西門、清盛部將伊藤忠清、忠直先登、為朝一發洞忠直胸、及忠清鎧、軍中震竦、清盛懼曰、我攻此門、非承特命、更嚮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東門亦為朝所守、不如由北門、清盛乃引兵而退、重盛奮曰、奉敕出軍、何問敵強弱、獨麾輕騎直進、清盛惶遽、命左右遏之、不得已而向春日表門、既而源義朝縱火攻之、白

河殿遂陷

保元物語

二年敘正五位下、任左衛門

佐、兼遠江守

公卿補任

平治元年從清盛如熊野、

至切部、聞藤原信賴等反、清盛進退失據、計猶豫不決、重盛曰、身為武臣、聞天子為逆徒、所逼安得不亟赴國難、眾皆從之、乃遣使熊野、別當湛增等徵兵、見兵僅可百騎、適聞義朝子義平擁兵三千、要於安部野、清盛恐眾寡不敵、欲先赴四國、召聚兵士、然後入京、重盛曰、事若稽緩、賊必矯詔討我、悔之無及、以

寡擊衆、將家之常、速往戰死、亦足以耀名後

昆、清盛意乃決、遂禱熊野神、遂赴京師、管愚鈔

云、清盛至田邊、所從子基盛、宗盛及兵士僅十五人、聞變、惶惑、欲先走、筑紫而發兵、紀伊

人湯淺宗重有兵三十餘、勸入京、熊野行至、

湛快具弓鎧、遂還京師、與本書小異、鬼中山見一騎士來、衆皆失色、以爲義平使、

至則六波羅使也、言伊勢兵士三百餘迎清

盛於安部野、於是衆心始安、重盛問京師消

息、對曰、六波羅無他、惟有播磨中將遁難來

投、信賴矯詔捕之、勢不能匿出之、重盛怒曰、

人困而歸我、棄之不祥也、後孰爲我用者、既

而還京師、迎乘輿、幸六波羅、與叔父教盛、賴

盛各將一千騎、分道攻信賴、重盛勵士卒曰、

年號平治、地曰平安、我爲平氏、以三者卜之、

賊乎無疑、乃分兵爲二隊、留五百騎於大宮

街、帥其半攻待賢門、信賴太懼而退、兵皆潰

走、重盛進至大庭、棕樹下、源義朝使子義平

禦之、義平率驍兵十六騎、躬自搏戰、注目重

盛、重盛且鬪且卻、至大宮街、杖弓息馬、部將

平家貞進贊曰、曩祖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再率其半、復入大庭、一戰而退、義平追躡、重盛與與三左衛門景安、新藤左衛門家泰、脫身而走、○景安姓闕義平將及、馬躡伏、鎌田政家射中重盛、甲堅不入、又射馬、馬殪、重盛墜兜鍪、政家薄近、重盛撞以弓、逡巡間、乃著兜鍪、景安馳至、搏倒政家、義平來刺景安、重盛怒、欲自當之、家泰進馬當義平、亦為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六波羅、義朝來攻、重盛擊走之、時

上皇御仁和寺、信賴等往乞宥死、上皇憐之、手書請於帝、使未及還、六波羅遣兵士捕信賴及黨與藤原成親等、信賴伏誅、成親亦當死、重盛請而宥死、自解其縛、平治物語是冬以功兼伊豫守、公卿補任平治物明年敘從四位上、累兼左馬內藏頭、尋辭內藏頭、為右兵衛督、應保三年敘從三位、長寬二年進正三位、永萬元年為參議、公卿補任是秋帝崩、諸寺僧侶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次構兵、時有訛言、上

皇陰命僧徒討平氏、清盛大驚、聚兵自守、重
 盛堅執以為妄、乃造法住寺殿、訶之、會上皇
 將幸六波羅、自開諭、乘輿已在道、重盛乃扈
 從而還、清盛稱疾不出、上皇還宮、重盛諫清
 盛曰、我家討逆撥亂、其功亦多、今有何咎責、
 而粹至於此、大人不宜形之詞色、恐姦人乘
 機、釀成讒說、吾苟敬上卹下、神將助我、何懼
 之有、清盛嘆稱其恢量、上皇亦戒近侍、勿輕
 為浮言、源平盛仁安元年任權中納言、兼春

宮大夫、二年敘從二位、遷權大納言、聽帶劍、
 三年以病辭官、嘉應元年敘正二位、公卿補任二
 年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從者
 斫車簾辱之、重盛讓資盛曰、官有高下、等列
 尚可敬、况攝政乎、汝過十歲、不知禮法、取辱
 固宜、源平盛基房縛送其下手者以謝、重盛
 畏懼、慰勞還之、玉海源平清盛聞而盛怒、心
 欲報復、重盛諫曰、資盛幼蒙失禮、攝政罪在
 從者、而不之問、反欲犯尊貴、豈非悖邪、夫攝

籙臣所以毗輔皇政、撫育民庶、柰何恃勢而
 凌之、且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
 人詳思之、源平盛清盛不納、陰使武士辱基
 房、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按愚管鈔及盛
 詳載顛末、但云大納言甚憂之、而無報復出
 於重盛之文、今以其為人察之、不應按角至
 紛紜、從而筆記耳、卷說重盛懼黜、預其事者、逐
 資盛於伊勢、平家物語承安元年復權、大納言、四
 年源雅通以病辭、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諸卿多
 望、補其闕、重盛附奏曰、官職之設、文武異途、

止擇華族與世家、近世之弊風也、臣本將種、
 且大臣之子、任大將、古今之通例、冀居此職、
 遂得兼右近衛大將、源平盛衰記、治承元年轉左
 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公卿補任是歲延曆寺僧
 徒有訟、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命源平諸將禦
 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重盛以三千餘騎守陽明待
 賢郁芳三門、禦而卻之、平家物語○源平盛
 先是藤原成親結黨竊謀滅平氏、事泄被捕、
 清盛命武士速斬成親、重盛諫曰、彼法皇寵

臣也、自其祖顯季仕白河朝、傳家既久、爵位亦崇、今以私怨遽殺之、未見其可、唯當逐之都外以儆其餘耳、斯言實爲國家、非以與彼有姻也、昔者嵯峨朝、藤原仲成伏誅、厥後廢死刑者二十五代、至保元中、信西用事、多斬源平二族、發宇治左府墓、後二年、信西墓亦爲信賴所掘、豈非其報邪、今我家貴盛冠世、所慮唯子孫、願大人思積善之慶、爲子孫少忍之、清盛意稍釋、重盛出戒武士曰、大人一

且逞怒、後必悔之、縱有命、汝慎勿加刃、由此成親得不死、重盛既還、清盛恚怒不止、欲幽法皇於別宮、大召子弟、臣僚於是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清盛第、重盛後至、及中門、宗盛見其烏帽直衣、引袖尼之曰、有大事、召公、大人既甲、公尚緩服乎、○平家物語曰、是、何言也、爲平貞能言近衛大將、兵權所歸、而吾適忝此職、濫著戎衣、甚非攸宜、若或賊虜猖獗、王師失利、雖大臣之重、固宜被甲執兵、我未曉諸君之所爲

何如其所斥為敵者誰也且所謂大事者朝
 家事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眾皆聳動取參
平家物語源清盛心慙不違改服俄起尚素
平盛衰記絹而出恐甲露手頻正襟至縫裂故示閒暇
 從容言曰來何晚拷治西光備得其情成親
 姦謀實由法皇皆猥屑小人近侍宮闈僥倖
 非望之所致也而法皇輕舉生事今當徙法
 皇於他所以除禍本也重盛垂泣曰今視大
 人之舉動悲懼交至未聞官昇相國者躬擲

甲冑况於披鬚後采聞佛說四恩國恩最重
 知之為人不知為禽獸夫吾家者雖桓武之
 苗裔中古以來絕無顯達者平將軍之討將
 門賞止受領及刑部卿造得長壽院始聽昇
 殿人尚以為過獎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
 闇愚如重盛以資蔭叨居顯要一門采邑殆
 半天下寵榮極矣今忽忘隆恩輕蔑皇威鬼
 神必怒覆亡無日重盛深懼焉今拘六二首
 謀罪可罪而足矣何至迫至尊哉且大人縱

欲為之、重盛不忍背國恩、部下有死士二百、
 足以護法皇、雖然、以子抗父、亦所不忍、曩義
 朝害父、雖以君命、柰悖逆何、重盛欲為孝子
 則為不忠、欲為忠臣、則為不孝、進退維谷、言
 若不聽、請先斬重盛、源平盛衰記、長清盛曰、
源平盛衰記、長清盛曰、餘命無幾、惟慮子孫而已、自命而後、唯君之
 所計、起而入內、重盛責諸弟曰、大人衰耄、謀
 此不良、諸君何不切諫、而反為贊成乎、又戒
 將士曰、汝等慎守我言、勿敢妄動、若欲從太

人、必先斬我、既還第、尚慮其為暴、乃報急纂
 嚴、將士皆謂此公未嘗輕易作事、今忽有此
 召、何不速赴、難波經遠、瀨尾兼康、平家貞、及
 子貞能等爭集小松第、乃令平盛國籍兵、有
 見兵二萬餘、○平家物語 作一萬餘於是使家貞貞能
 言清盛曰、法皇聞大人謀、震怒、下詔重盛討
 之、恐大人倉卒間、至有非常事、是以遣二人
 備防閑、我以身固請、幸勿驚怖、清盛大惶惑
 曰、唯內府所為、重盛謂家貞等曰、我以權謀

救父過、而反傷其心、是豈人子之道哉、泣然
淚下、聽者皆悽惻、源平盛衰記既而勞兵士曰、諸

君不失期約、信義可嘉、唯嚮有所聞而召事

適得解、宜速罷歸、後勿狃而為常、法皇聞而

垂淚曰、重盛何人、以德報怨、源平盛衰記朕

願先斯人終命、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

危、其此人之謂乎、源平盛衰記清盛跋扈日甚、重

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賴朝禱神、神斬父首、覺

而悲泣、瀨尾兼康來謁、屏人告其夢、亦與重

盛所夢符、重盛益感愴、會子維盛來、命飲酒、

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

為傳家寶刀、小鳥、既而視之、乃無文刀也、維

盛失色、意疑貞能錯繆、重盛灑淚曰、汝勿深

怪、此大臣葬時所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

今我有所思、故以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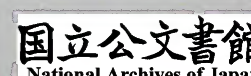
泣而退、源平盛衰記無何解左近衛大將、

三年辭內大臣、公卿補任重盛詣熊野社、自祈死、

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盛衰記、平家物語曰、重盛拜證成殿、有光生自身、從者

忌而不告、歸路經岩田川、時方盛暑、維盛及
 諸子浴流、取涼、衣裳霑溼、左右見其如著凶
 服惡之、請更衣、重盛不聽、以為志願遂矣、既
 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
 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若藉彼得愈、是示
 國無醫也、況具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
 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源
 盛衰記、平疾日篤、帝為賜藥、法皇臨視、山槐
 家物語、平疾日篤、帝為賜藥、法皇臨視、山槐
 賜藥據、剃髮法名證空、帝王編年記、平家
 百鍊鈔、剃髮法名證空、帝王編年記、平家

平家物、薨年四十二、公卿補任、山槐記、帝王
 語照空、薨年四十二、公卿補任、山槐記、帝王
 平家物語、世稱小松殿、平家語、其室中四方各
 置十二佛像、像別懸長明燈籠、妙選美女四
 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畢、令擊鈸
 行歌、身坐中央聽之、時人又稱曰燈籠大臣、
 ○本書曰、重盛米地陸奧氣仙郡貢黃金一
 千三百兩、時宋人妙典至筑紫、重盛召之、與
 其金一百兩、且囑之曰、今附汝檜木屋材一
 船及黃金十兩、其二百兩宜捨、貢玉
 山僧侶、置僧食田、修我、真福、妙典、育王、山建
 官、宋主許之、按重盛素重國體、方疾拒宋醫、
 而不應、以私請宋主、此時宋僧德光主育王、



故後世以德光與僧正瑛頌傳會為贈金之證其實無所干涉本書之說諸書所不載故

今不初方相撲節行事稠人中有竊言此公

多福至近衛大將儀貌心術亦邁人遠矣澆

季之世未易得見但恐不能享壽耳果如其

言源平盛衰記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

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收之仲綱

袖而出毫無難色重盛悅之翌日贈駿馬良

刀手書褒之曰昨日舉止似還城樂舞其性

度如此源平盛衰記子維盛資盛清經有盛

師盛忠房宗實宗實出為左大臣藤原經宗

子重真行實重遍清雲竝為僧資盛善和歌

平氏系圖仁安元年敘從五位下尋為越前守公卿

補路值攝政基房而不下車玉海源平盛衰記重盛

責其不敬逐之伊勢平家物語明年許歸家承安

四年兼侍從治承二年為右近衛少將累敘

從四位上公卿補任四年近江以東諸源蠶起悉

應源賴朝資盛與叔父知盛等率兵討之與

山本義經柏木義兼戰破走之玉海源平盛衰記養

和元年為右近衛權中將、壽永二年補藏人

頭、敘從三位、公卿補任帝赴西海、舉族從之、資盛

素得法皇眷遇、自鳥羽歸入法住寺殿、法皇

既已出宮、使人奏情狀不報、乃赴西海、愚管

明年源範賴義經來攻一谷城、將七千騎禦

之三草山、夜為義經所敗、東鑑、源平盛衰記、

三走于屋島、源平盛衰記、壇浦之敗、投海而

死、東鑑、平家物語、○玉海、元曆元年二月十日、

源平盛衰記、亦云、豐後人獲資子盛綱、平氏

為北條氏臣、一本織田系圖其後世為長崎氏、平氏

異本織田系圖次親實、○實或其母抱之匿近江津

田、鄉長取其母為妻、遂育親實、為越前織田

祠官子、號織田權大夫、織田系圖、又稱津田

先生、異本平氏系圖、○異本織田系圖云、資

仕鎌倉、號關左近大夫、次盛綱、鬢髮曰覺盛、

嘗作和歌、寓思曰、佐美馱禮波、豆馱乃伊利

延、乃美乎豆玖志、美延奴毛布加幾、志留志

柰利計利、按尾張法華寺所藏織田氏系圖、

實母、又按安土山、總見寺所藏權中納言藤原為重親寫此歌、其末識曰、覺盛法師俗名

親實、小松內大臣重盛、公清經敘正四位下、次男資盛卿息、今從之、

平氏為左近衛中將、壽永二年與宗盛等出系圖

太宰府、乘舟至豐前柳浦、見家國日危、勢不

可復濟、一夜看月慷慨、吹笛朗詠、遂投海而

死、源平盛衰記、有盛敘從四位下、平氏為左

近衛少將、壽永三年從資盛將兵陣三草山、

為源義經所敗、走于屋島、東鑑、源平盛衰壇

浦之敗、力戰而死、源平盛衰記師盛為備中守、一

谷城陷、乘舟而逃、有一甲士請乘其舟、師盛

許之、甲士軀幹鴻大、躍而乘之、舟為之覆、師

盛墮水、源義經麾下士伊勢義盛以鐵搭鉤

斬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平家物語伊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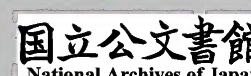
義定獲之、未知孰者、忠房為侍從、任丹後守、因

是、今姑從其詳者、稱丹後侍從、東鑑、平家物語平氏既亡、文治元年禽

獲抵鎌倉、平家物語賴朝命兵衛尉藤原基清東鑑

○源平盛衰記作護送之京師、至近江殺之、

左兵衛尉實元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云、忠房屋島城陷、不知其所往、後往紀伊、憑



依湯淺宗重據其城平氏餘黨平盛嗣藤原
 忠光弟景清等及伊賀伊勢兩國士眾多歸
 之源賴朝命熊野別當湛快等急攻之城堅
 不下湛快請益兵於是賴朝使僧文覺往誘
 之宗重亦度無濟勸忠房出降乃送之京師
 經義經又送鎌倉賴朝引見好言還之京師
 路至近江勢多殺之保曆間記亦云忠房竊
 脫八島竄匿熊野平氏餘黨稍稍來集而戰
 敗就擒至鎌倉被誅按此事平家諸本互有
 同異果如此東鑑盛衰記等書不容不書疑
 妄故不取

維盛仁安中為美濃權守尋任右近衛權少
 將承安二年兼中宮權亮敘從四位下公卿補任
 美姿儀安元中法皇五十算賀維盛舞青海

波觀者皆艷賞玉海安元御賀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右京大夫家集

呼曰櫻梅少將源平盛衰記源賴朝起兵維盛為

追討使薩摩守忠度參河守知度副之玉海山槐

記源平盛衰記依曩祖因幡守正盛討源義親故事

賜驛鈴而不授節刀百鍊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九月二

十二日將五千餘騎玉海發福原按發福原日諸本平家物

語頗有異同今從山行發兵玉海山十月十

日至駿河國府源平盛衰記將踰足柄山就平行

以待敵部將藤原忠清曰初發福原日相國

面命、凡軍中事專委忠清、公所親聞也、臣故
 敢進鄙計、方今伊豆駿河兵猶未來附、率烏
 合之衆、遠侵險阻、甚危道也、不如臨富士川
 張軍、維盛從之、平家物語麾下士齋藤實盛嘗在
 關東、審東國事、維盛召而問曰、賴朝之衆善
 射、挽強如汝者幾、對曰、公以實盛為善射乎、
 凡東兵以射稱者、大箭不下十四五、扶如實
 盛、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且其士馬精悍、東兵
 一騎殆當我二三十騎、我兵五萬、彼號二十

萬、我客彼主、素諳地形、遮前斷後、我必敗、不
 若先招誘武藏相模兵士、而後往擊之、將士
 皆懼、無復鬪志、源平盛衰記參既而實盛辭
 歸京師、維盛不懌曰、我不與實盛俱、豈不能
 行軍邪、乃以忠清為前鋒、源平盛衰記南進
 陣富士川、賴朝至黃瀨河、東鑑源平盛衰其
 將武田信義遺書維盛、激怒忠清、勸維盛斬
 其使、玉海山槐記、○山槐記、忠清作忠景、南
 都本長門本平家物語、信義使為賴朝
 使、二十日賴朝進屯賀島、信義夜自陣後襲

維盛營東鑑平氏軍聞水鳥驚噪以為敵兵大

至軍中騷擾人馬相騰踐棄器械輜重而走

時人作歌訕笑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維盛初無

走意忠清固勸而去玉海賴朝麾下飯田家義

父子濟川追躡無敢拒鬪者唯伊勢人伊藤

武者次郎力戰而死東鑑維盛等還至勢多先

遣使陳狀清盛大怒曰奉敕出師者有進無

退若王師不利暴骨戰場不足以為恥未聞

承追討之任不血刃而退汝等何顏再入京

師宜晦跡山林也維盛懼而不蕘後陰來京

師居檢非違使藤原忠綱家玉海清盛聞之欲

逐維盛斬忠清不果源平盛衰記明年與叔

父重衡擊源行家於尾張洲股大敗之源平盛衰

記頃之轉右近衛權中將補藏人頭尋敘從

三位公卿補任壽永二年將兵十萬北討源

義仲義仲聞之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倉

光成澄匹田俊弘等於越前守燧城平泉寺

長吏齊明亦率其徒一千餘屬之其城北陸

道第一要害、向背阻山、下有澗水、北兵積木
石壅遏道路、溪壑盈溢如湖、維盛至而不能
攻、乃陣岩神山、齊明生貳心、爲書約之、矢以
射、平氏獲之、知有堰、發卒決之、俄而水涸、平
氏軍進攻、齊明爲之內應、守弘等不能支、棄
城走、追擊之于河上城、于三條野、于篠原、于
安宅、連破之、拔林富檜城、報捷京師、齊明告
維盛曰、義仲見在越後國府、如聞我軍連勝
定越前加賀、則必悉兵來矣、若入越中、恐爲

巨害、宜急遣兵備寒原之險、塞其進路、維盛
乃遣平盛俊將數千騎赴之、進次般若野、義
仲先使今井兼平率六千騎來攻、旣已踰寒
原入越中、與盛俊接戰、自卯至未、盛俊兵多
死傷、乃收散卒歸加賀、於是維盛與諸將議、
分三萬騎向志雄山、親將七萬餘騎向礪波
山、義仲率五萬餘騎至自越後、陣礪波山下、
使叔父行家攻志雄山、維盛等以爲地勢險
阻、義仲艱於攻圍、乃結營猿馬場、與義仲相

距可二町、義仲先出弓手十五騎、放矢、維盛亦如之、遞番相繼、互倍其數、至昏而止、是夜義仲潛軍攻襲、呼聲震山谷、維盛舉軍驚擾、爭走陷南壑、死者一萬八千餘。源平盛衰記○保曆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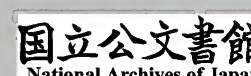
為五萬餘、平家維盛纔收餘衆、走加賀。源平

物語、平家保佐良嶽、義仲進與維盛戰于平岳野、兩軍息兵馬十餘日、維盛聞義仲將來襲、濟川宵遁、兵士溺死者一千餘。源平盛衰記乃陣安宅港、撤橋待之、義仲不得濟、先縱鞍馬試

淺深、馬突入陣中、衆以為散兵之所亡、畠山重能曰、不然、是敵試水也、想敵必在近、重能乃與弟小山田有重登篠原岳、覘之、義仲果涉水而至。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語、重

能先進、諸將繼之、相鬪交綏、於是維盛等勒兵與義仲會戰、且戰且卻、義仲追擊至成合、實盛以下精兵多死。源平盛衰記維盛收潰卒歸京師。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諸本平

姓、名、互、有、異、注、既、而、京、師、失、守、帝、幸、西、海、源、平



盛衰記、平家物語 宗盛舉族皆從、維盛不以軍事為

意、日夜思妻子、三年與左右三人潛出屋島、

舟行至紀伊、欲入京師、見妻子、而道路梗塞、

不能達、登高野山、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路至粉川寺、

見僧源空受戒、源平盛衰記、重盛舊臣齋藤時賴

為僧在寺、偶投其舍、時賴一見且驚且悲、泣

問其故、維盛曰、我不能割愛、常思兒女、內府

不察、比我池大納言、稍見猜忌、是以遁來、我

今欲一拜熊野神、赴水而死、乃相攜登高野

山、剔髮為僧、時年二十五、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本書、並為

二、十七、據公、乃還從者於屋島、囑弟資盛曰、

唐皮小鳥奕世至寶、傳至于我、向付之、真能

卿當領之、若至亂平、必傳之我子、既而至熊

野、乘舟浮那知海、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

曰、維盛潛還京師、詣法皇宮乞命、法皇憫之、

命、賴朝宥死、賴朝奏先致鎌倉、而後議之、維

盛、知不能免、不食數日、至相模、湯下而死、佯為赴海死、匿居牟漏

郡、藤繩子孫遂為土人、貢香那智、因名其地

曰香膠、小松氏、色川氏、其裔也、參取源平盛衰記、色

川氏系圖、源平盛衰記、及諸本平家物語、以為維盛實死、那智海上、太平記作匿十津

川維盛有子曰六代、文治元年北條時政至

京師、購求平氏子孫、時政聞六代與母同匿

遍照寺側菖蒲谷、往而擒之、其乳母聞神護

寺僧文覺為賴朝所崇信、奔往乞救、文覺乃

見時政、苦請源平盛衰記、時政不聽、曰、二品

之命、我焉得專、源平盛衰記、文覺曰、願稽期二旬、

我將自請、時政許之、源平盛衰記、文覺遣使

鎌倉曰、維盛嫡子六代、我向許為弟子、時政

以公之命、殄滅平氏子孫、六代今就囚、幼弱

如彼、雖舍而不問、有何所慮、况彼祖父大有

恩德於公、冀姑以六代付我、賴朝不能違許

之、手書諭時政宥其死、東鑑、源平盛衰記、

文覺親往鎌倉陳請、多方救之、今不取、文覺使過期不至、時政

將六代還鎌倉、至駿河千本松原、將斬之、有

僧馳馬東來、恐其不相及、揚笠遙示、時政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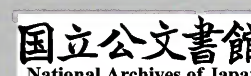
之、停刑已而書至、遂以六代屬文覺、參取源

記、平家賴朝遺書文覺、屢問其舉動、文覺曰、

六代不肖、不足介意、其母懼而勸披髮、更名
 妙覺、世稱三位禪師、平家物語、妙覺家譜、建久五
 年、妙覺齋文覺書至鎌倉、就大江廣元陳情
 謝恩、賴朝感重盛德、留而厚遇、欲補一寺別
 當、東鑑及賴朝薨、文覺圖不軌、事發覺處流、妙
 覺時在高雄、源賴家恐其為變、奏而捕之、斬
 于相模田越河、平家物語時年二十六、長門本平家物語○平
 諸本為二十九、或三十、按六代為囚在文治
 元年、時年十二矣、至正治元年、實二十六歲、
 故今從本書、禰寢氏家譜曰、六代有子曰清
 重、薩摩禰寢氏其裔也、然無他書可徵、姑附

以備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六
 藤原兼實
 兼實字良經
 藤原兼實關白忠通第三子也家號九條保元三年敘正五位下累進至左近衛中將平治中為從三位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轉權大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八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兼實

藤原兼實關白忠通第三子也家號九條保元三年敘正五位下累進至左近衛中將平治中為從三位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轉權大

治中為從三位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轉權大

治中為從三位權中納言應保元年轉權大



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長寬二年為內大臣、仁安初兼東宮傅、亡幾轉右大臣、承安末敘從一位、公卿補任兼實博通典故、朝廷每有疑議、數咨詢焉、治承四年帝禪位于安德帝、數月平清盛遷都福原、以規度未定、稱為離宮、而今年當行大嘗、上皇患宮室未成、大禮稽緩、羣臣或言接續屋宇、或言造里內行之、上皇意不決、兼實留在舊都、召問之、對曰、祭祀宮闕不可偏廢也、若欲造宮城而修祭祀、則巨費

相繼、營辦無由、暫還舊都、修祭祀、而後徐議宮城、冀虔敬不失、民賴其慶、上皇乃停大嘗、養和元年上皇崩、帝幼冲、法皇躬機務、時客星見、炎旱、饑饉、法皇問救禳之方、兼實對曰、夫人人事失於下、災變見於上、人君宜廣召卿大夫、使面陳讜言也、國以民為本、本搖則國何以得立、頻年炎旱、禾稼不登、而出兵四方、課疲瘵之民、責芻糧之供、加之修造東大興福兩寺、百姓罄罄、無所息肩、豐年猶不能堪、

况於凶歉之運哉、今欲銷天譴濟人物、在祈禳與德化、自古禱祀之法、效驗不一、雖朝廷已行、非尋常薰修之所能回移也、宜特發幣使告大神宮及所崇敬諸社、又選顯密僧、精修祕法、懇禱苦請、則咎徵何不弭矣、若夫當今之時、欲行德政、而征討未可輒已、土木亦難廢也、然國弊民耗、縱獲賊首、亦無益耳、宜小存寬恕以從民心也、而若其征討、則專委之將帥、但料給糧食、務省冗費、庶得息民怨

焉、土木亦宜爲之節限、以施惠下之仁也、夫訟獄者明王之所慎、宜申敕理官、審辭訟、錄囚徒、究覈情偽、務處平允也、以災異行肆赦、比例極多矣、寬弘中以容星見、原釋囚徒、立消妖氛、是其令典之可從者也、若大神宮司所訴、及諸寺之惡徒、懲其首謀、餘皆洗雪、與之更始、則庶幾回天意而享靈貺、法皇不能用、源義仲逼近畿、平氏挾帝齋神器走西海、京師無主、乃卜待帝還、與雖無神器別立主

大日本史 卷之五十七 三十一
孰吉、官寮奏待帝還吉、法皇更命官寮各數人議之、所言不同、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到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劫數起、里閭恟擾、無主之所致、是宜早立主一也、平氏挾帝稱號、今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是宜早立主二也、祖宗之法、無劔璽則不得卽位、按國史、繼體天皇卽位前、稱天皇、稱踐阼、及得劔璽、乃卽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是宜早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

策、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矣、法皇嘉焉、乃立後鳥羽帝、時羣臣或議、安德帝卽位紫宸殿、不終祚、宜用別殿、兼實上言、先朝時、臣勸用南殿、今羣臣拘忌、歸咎棟宇、明主先理之當否、不問例之吉凶、卽大位于大極殿、修祭祀于豐樂殿、其來尚矣、及豐樂殿廢、併祭祀修之大極殿、大極殿正殿也、紫宸殿正寢也、今大極殿遭災未成、宜修于紫宸殿、正殿旣無、安有不移之正寢而降修之諸司廳者哉、且

大日本史 卷一百五十一
劍璽未還、宜停卽位、待其還、不傳劍璽而卽
大位者、臣未之前聞也、義仲之奉命討平氏
也、途聞源賴朝遣弟義經率兵西上、迺亦還
京師、暴戾日甚、無復西意、法皇屢使人趣之、
義仲不奉命、時都下浮言沸騰、謂義仲將反、
法皇患之、聚兵法住寺殿以備之、又欲潛遷
帝於法住寺殿、以問兼實、對曰、臣聞凡人臣
有罪、則當察其輕重、據法論決、而聚兵殿陛
之下、相與爭雌雄、可謂王者君臨之法乎、然

義仲不奉命、亦非無謂、以臣揆之、宜遣使者
驗其狂悖之狀、因察浮言之所由、若得主名、
則執而附法、義仲或順服、何煩征討、臣又聞
義仲之欲拒戰、特惡東兵之衆耳、陛下若使
之減兵馬、義仲必發、彼旣出京、則逼迫之患
除、而朝廷得徐制之於外矣、今計不出此、而
欲遽奉主上遷他所、臣知其必不可也、法皇
不能用、法皇又議卽位、使藏人頭藤原光雅
問兼實曰、將擇時日行卽位禮、然而卽位則

大嘗亦不得不行也。比年兵荒，小事尚難辦，況於巨費相踵者哉。卽位雖不可紓，非行大嘗則徒爲耳。對曰：天位授受之際，今日受禪，明日卽位，古今之通規也。去年踐阼，未行卽位，多難之所使然，而固非常例。苟得其時，當速行之也。然而神祖之約，以傳劔璽者爲國主，無劔璽而卽大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嚮以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先立主矣。至于卽位，則必待劔璽之還，然後可議也。今夫神鏡

劔璽方在賊手，其存滅不可得而知，而謂必待其還，知不爲時論所容。臣尚憂憤不已者何也？神器遭攘竊，已踰年序，然未聞建籌策修禱祀，以圖迎取也。宜速禱皇天后土，直致征討，以復神器也。國祚未衰，則必完而還，奉之卽位，慶莫大焉。儻時運旣窮，神器或就毀滅，則當審其不可得，而後方議卽位耳。今未盡我之所爲，而欲苟且卽位，恐有不重神器之譏也。雖臣言不用，定卽大位，宜勵精銳意，

克復舊物、然則神祇何不佐佑、成敗何不果
決也、法皇又使光雅來曰、所奏正合朕意、議
者或言停卽位大祀、恐逆徒得力、彌侮笑我、
且神器還否、不可豫期也、宜早卽位、以絕賊
望、朕甚惑焉、卿再議之、對曰、議者薦上策、宜
速從之、光雅彊上議、兼實曰、此國家之大事、
臣豈敢持獨見、塞兼聽之路哉、神器與賊徒
孰重、未聞日夜焦思、剋精爲神器之計、而徒
患賊徒猖狂、輒行卽位、則益示輕神器於天

下矣、方今不奉神器而卽位、臣恐後世藉口、
僭竊不絕、非獨繫當今之國體也、攝政基通
左大臣經宗等謂宜早行大禮、法皇亦牽羣
議、遂奉帝卽位於太政官廳、兼實以宿望久
居台司、不秉國鈞、姪基通蚤攝政、無所建白、
賴朝賢兼實、微諷其意、罷基通代之、法皇愛
基通、未之許也、義經討平氏有功、爲法皇所
寵、賴朝深忌之、圖殺義經、義經乞賜宣旨、討
賴朝、內外恟懼、法皇使高階泰經咨兼實曰、

義經所請、若拒而不許、則事且不測、何以處之、兼實對曰、追討宣旨、所宜慎重、非罪犯八虐、未嘗輕下、今賴朝所犯未至此、輒下宣旨、非臣所知也、曩者清盛義仲請討賴朝也、皆賜宣旨、本非叡慮、而出不得已也、而邇者亂逆不已、職是之由、今縱欲避目前之難、焉可襲其謬乎、然非臣所敢決、唯宸衷審之、泰經曰、法皇固察賴朝無反意、祇欲安慰義經耳、見公辭氣、似助賴朝、賴朝竊薦公、叡慮或意

公德其言而為之地、則於公不利、賴朝既察嚮之宣旨出於清盛義仲所請、獨不察合之宣旨亦非朝廷意哉、下之何害、兼實曰、是朝家大事、豈可挾私忘公哉、區區孤忠、不避嫌疑、義經之於賴朝、與清盛義仲同乎、君以嚮之不愠、能保今之無他乎、當今之計、宜諭義經緩其謀、而遣使問賴朝曰、義經屢有勲功、且為汝代官、故朝廷倚賴焉、近聞汝將殺之、其罪何也、或為讒邪所構、因而害之、不亦寬

乎、抑罪狀明著邪、宜致之鎌倉以處法、今欲差兵騷擾京師、何蔑朝章之甚也、戒敕如此、賴朝尚鬪鬪、則宜處之違敕、速致征伐、今未審罪科、輒下宣旨、後悔何及、泰經許諾而出、兼實歎曰、天倫泯滅、兄弟交逞、悖逆、喪亂極矣、時左大臣經宗等議以爲今宿衛單弱、朝廷所賴獨義經耳、而拒其請、一旦生變、誰能當之、不若姑許之也、是夜賴朝所差僧昌俊襲義經第、院中騷擾、明日遂賜宣旨、既而賴

朝上書自訟、疏與義經干涉者、請或流或罷、且汰朝官、擬遷除、定議奏公卿十人、引兼實居首、請授內覽、法皇疑兼實使賴朝薦己、戒基通豫避職、兼實辭內覽曰、今幼主初立、百度復舊、賴朝欲肅清朝廷、致維新化、然攝政之外、更置內覽、非所求治、而反招亂也、醍醐帝爲帝王之稱首、而失於逐管丞相、鳥羽帝爲叔世之賢君、而失於用賴長、是或謀分威權、或寵昵凶險、保元以降、匈匈不安、原其始、

莫非仁平之謬舉也。帝王之圖治，務欲貽厥孫謀，延喜仁平之故事，舉世皆為炳戒。今復效尤，詎垂後來。夫天子親政，以所獻文書，先示委任之臣，謂之內覽。今幼主未親萬機，攝政假就南面，攝萬機而別置內覽，以可示攝政文書，先示內覽，則攝政與內覽，殆似有君臣之禮。今以臣為內覽，勢不與之均，敘位除目官奏，行之攝政直廬久矣。以臣為內覽，亦就其直廬分而行之哉。凡事固有先理而後

例者，既非古例，又背其理，豈可襲末造謬舉，以施背理之事哉。伏乞寢其奏。法皇不聽，曰：「事例有無，不可復拘。黜陟進退，賴朝率意注擬，寧有例邪？」兼實既奉內覽，素不為法皇所喜。基通雖攝政，譽望出兼實之下。法皇每愠之，譖毀日行，猜嫌益甚。兼實求見愛姬，丹後局自陳，不能得。賴朝遂薦兼實攝政，曰：「兼實非冀臣汲引，臣亦非私兼實。眾望所協，實為允當。」文治二年攝政，辭右大臣。法皇謂左少

辨藤原定長曰、汝兄光長有學問、頗得人望、近聞密邇攝政、觸事短朕、就中有法皇不宜知天下事之語、攝政使光長報賴朝、朕甚怨焉、兼實聞之、益不自安、杜門不出、迺因定長奏曰、臣自顧身無過失、反被阿黨之名、何以得居樞機之任、讒誣之言、不可得辨晰、願速賜罷黜、若蒙允許、請私達叡旨于關東、臣欲以衷情諭賴朝、而臣之登庸出賴朝、恐賴朝依違不決也、法皇默然有悔色、曰、朕怒光長、

密語侍臣、不圖事至於此也、後數日、使定長謂兼實曰、曩者朕於光長徒言所聞耳、不必信之、而公憂懼辭職、甚亡謂也、至報諸關東、則朕之命與卿之言、豈有輕重、所請皆非朕意、且夫居攝籙之寄、蓋春日大明神之所裁、各有定命、何遽辭職之爲、前攝政屢表忠節、思之不已、既罷其職、更削其家領、朕甚愍之、屢言于關東、然亦各有其命歟、自今之後、公其善視之、待以平心、無芥蒂於其間、朕所深

嘉也。凡朕之所可否，唯取輿人之論，非有他意。今歲豐饒，蓋政事應天意之徵。卿其勿有畏避，兼實乃止。亡幾，詣法皇宮，議曰：頃諸國貢賦，隨請免除。諸司罄竭，見無儲蓄。神事佛事及諸禮儀，安取供給？不少加督趣，則轉相模倣，應修造諸社之國，亦將覬望蠲貸矣。須斟酌時宜，立免除之法。終歲所須之物，豫命諸司上色目。若其用度，務從節減。撰上卿一人，總領計會。先事議定，勿使國家禮典稽緩。

後時也。時諸國不獻龜，停御體御卜，兼實奏賞罰國之大綱。今諸國慢命如此。元曆中以喪亂停御卜，除是未有其例。朝廷無一言，何以爲政。又請施德化，崇風教。法皇報曰：卿視職之初，朕惑流言，今皆釋然。輔政以來，公正無私，具瞻之望。久而益高，所奏誠善。自今倚賴經綸，卿其勿知而不言。神祇監臨，不復容疑。雖慰勉懇到，終不相協。五年爲太政大臣，無幾辭之。建久二年關白，三年法皇不豫，示

奉大神宮告文、有朕亦不慕浮生、不若早期
蓮臺之句、對曰、聖旨曠達、非愚昧所知也、然
退而思之、有未安者、主上漸長、總攬乾綱、則
睿念及之、亦猶可、今主上幼冲、政在陛下、萬
一陛下有不可諱、將奈天下何、近世白河法
皇保七十七春秋、億兆樂戴、雖脩短不必齊、
宜爲天下乞延數年之寶算、以待皇孫成長、
且臣聞之、國家治亂、譬諸人身有疾病也、凡
疾雖有急遽者、一旦全瘳、則無復餘患、曩時

之勢是也、若夫疾疢纏身、荏苒歷年、則淪浹
肺腑、必至顛斃、今日之勢是也、何則、清盛義
仲之禍、行家義經之難、其患非不急、而誅討
及時、敗不旋踵、莫有後患、今也賴朝之雄傑、
莫與爭鋒、芟夷大難、名爲太平、而民戶凋弊、
姦宄日甚、以天下之富、貢賦闕乏、諸事不辦、
禍殆不可測、大廟之靈、無乃憂煎歔歔乎、臣
等雖在、循默備員而已、非陛下之軫念斯民、
誰能扶持顛覆者、冀以此意載告文、海五七年

罷關白公卿補任初兼實女入內為中宮既而生

皇女兼實大失望會承仁法親王權大納言

源通親等惡兼實離間於帝及賴朝至是兼

實辭職中宮出宮事見于后妃傳兼實之辭

職也通親尚謀捃撫其罪逐之帝素無意遂

得免愚管鈔九年帝禪位於土御門帝通親據

外戚之權專弄威福兼實雖不預朝政每憤

之玉海建仁二年削髮法名圓證一代要記○

隆圓承元元年薨公卿補任年六十愚管鈔○本書及

五十九與一代要記建仁二年五十四之文
合今從公卿補任應保元年十四及要記一

說文治五年世稱月輪關白尊卑分其日錄曰

玉海玉海兼實雅有公輔之望其攝政也志在

行善政開言路修廢典天下稱為良相愚管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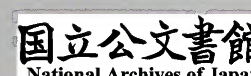
子良通良經良輔良平餘為僧尊卑分良通幼

而聰敏頗有才學愚管鈔累官至內大臣文治

四年薨年二十二良輔累歷顯要至左大臣

稱八條公卿補任稱八博涉羣書為世所崇

尚愚管鈔建保六年薨公卿補任良平為兄良



經所養亦至左大臣病免公卿補任起為太政大

臣叙從一位仁治元年薨稱醍醐公卿補任

良經歷權中納言叙正二位文治五年轉權

大納言建久六年為內大臣正治元年轉左

大臣建仁二年詔令內覽踰月為攝政時人

榮之公卿補任參取愚管鈔先是權大納言源通親用

事大變易朝官至是通親薨廼有此舉良經

博通眾藝最長和歌上皇推重每有諷詠引

與俱焉眷待優隆以為執柄得人愚管鈔建永

元年良經夜就寢暴薨或云為盜所刺播紳

家藏書曰良經十一世孫關白政基就管原

在數借書其縫際有殺京極殿暹志數字乃

知管原為長所為呂在數殺之以報祖先之

讐今按為長在數雖同出于管原道真族屬

疎遠無所干涉據藤原親長記明應五年關

白政基召在數責其無禮與子尚經謀手殺

之與良經為長事大相懸隔蓋良經之死傳

說紛紜不得其實相傳良經抑為長不使作

新古今集序為此說今不取稱後京極尊

分其日錄曰殿記殿子道家教家基家教家

出為左大臣藤原良輔子至正二位大納言

基家正二位內大臣號鶴殿尊卑道家自有

所回避以直方稱玉海平清盛遷都福原長方

快快不肯從駕留於京師時人呼曰留守忠

納言源平盛衰記○按長方時為參是清

盛幽法皇於別宮流關白基房于備前兇暴

日甚人畏其威焰無敢言者及源賴朝起兵

上皇召羣臣議長方進言曰賴朝孤身舉兵

數月之間應者半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

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請

法皇聽政如初召基房還京師務修德政則

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皆失色清

盛聞而內懼奉法皇如初還基房於京師長

方有力焉玉海參取古清盛會百僚問兩都

便宜衆箝口不肯言唯長方辨析指陳極言

新都之不便傍人皆為長方懼俄而決策還

都或謂長方曰新都靜海所極愛卿何譏之

甚也清盛聽於卿意外之幸耳如觸其怒則

卿將若之何長方曰不然人之常情其所自

是任意行之無復所顧慮及有疑悔方始謀

諸人靜海發問我既知其意潛回也是以從
而導之爾固不冒其怒也聞者嘆服清盛雅
重長方每有除目必曰此人才識該博不可
令人超越續古事談壽永二年平維盛通盛等討
源義仲軍敗而還京師騷然法皇召羣臣議
防禦之術長方曰自源氏稱兵勢日猖獗官
軍數敗不可復支國家之急未有如此者也
在昔漢氏困於匈奴力不能禦則議和親以
緩難可謂達權矣少枉朝憲與喪民命其利

害輕重爲如何宜早遣廳使赦其罪以救一
方也不聽義仲進據延曆寺京師失守內大
臣平宗盛奉養和帝逃於西海義仲等入京
師謁法皇源平盛衰記法皇將行賞議者以爲論
戰功則義仲宜爲首賞然賴朝實爲唱義之
最則又不可後於義仲議久不決玉海長方曰
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
功賞超陳平援以例之義仲賞可超賴朝而
稽之故事將門之伏誅也戡定成功者秀鄉

而戰鬪效力者真盛也、時以秀鄉為功第一、
 據此則賴朝宜為首賞也、從之、源平盛衰記義仲
 欲擁法皇以赴西海、勸詣石清水社、眾皆危
 懼、長方遣使諭義仲曰、法皇有觸穢、未可拜
 神、假令不親拜禮、而猶不可近神宮也、義仲
 以為然、乃延其期、義仲尋伏誅、玉海文治元年
 源賴朝請為總追捕使、法皇問之羣臣、長方
 固陳不可、法皇不從、八阪本平家物語是歲薙髮、更
 名中印、公卿補任右大臣藤原兼實常推長方為

一代名士、至是嘆曰、朝廷之失臣、公家之巨
 損、誠可惜也、玉海三年、敕羣臣上意見、問及長
 方、而長方知朝家事不可為、不復建言、建久
 二年薨、玉海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年五十三、公卿補任世稱梅
 小路中納言、又稱八條、玉海源平盛衰記長方能詩、
玉海所著有新選秀句、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宗隆、長兼、
 兼高、宗隆權中納言、從二位、長兼初名賴房、
 有文才、至權中納言正二位、兼高參議正三
 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有文才據分脈



藤原經房、右中辨光房子也。公卿補任、稱勘

解由小路、又稱吉田。尊卑分脈、源歷職內外、

養和壽永間、任參議、兼近江守、敘從三位、拜

權中納言、建久中、兼民部卿、至正二位、權大

納言。公卿補任初平氏用事、時有大議、則每諮詢

於經房。源平盛衰記平氏滅、源賴朝起、亦聞其為

人、屢通慇懃、以故經房深自結于賴朝、竊望

其薦已。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二書

賴朝遙執朝政、廷臣多通問、修敬、雖平氏姻黨、莫不皆然、唯經房介然不阿附、與本書太

異、今不取文治初、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經房贊

成有力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自是賴朝每有所擬

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東鑑遂薦為議奏。玉海

東鑑人或有讒諸賴朝者、賴朝不聽、曰、經房素

有良臣之譽、且吾所擬請、一因彼奏達、未見

其不可也、如此之言、莫出諸口。東鑑正治二年

薨、年五十八。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其日錄曰、吉記。仁和寺書

籍目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八終

大日本史

卷一百五十八

傳

五

藤原基通
 源通親
 藤原道家
 藤原公經
 子實氏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八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基通

源通親

藤原道家

藤原公經

藤原公繼

藤原基通攝政基實第一子尊卑分脈容貌

閒雅甚為後白河法皇所寵嘉應承安間

歷從四位上侍從右近衛中將治承三年任

內大臣為關白公卿補任近衛中將不歷參議納

言驟升台輔自古未有愚管鈔平家物語及安德帝

受禪攝政進從一位公卿補任源義仲逼京畿平

氏議挾法皇而走基通聞其計密奏法皇法

皇潛幸延曆寺玉海平氏擁帝赴西海宗盛促

基通從行基通至七條大宮密謂從士進藤

高直源平盛衰記○源平盛衰記作高範曰乘輿西幸法皇猶在京

師為之柰何高直眈御者迴車基通遂得逸

去參取源平盛衰記京師無主法皇集廷臣議

所立義仲欲立以仁王子基通固爭而止玉海

既而義仲恃功縱肆日甚源平盛衰記停基通攝

政以權大納言藤原師家代之公卿補任源

及義仲敗師家亦罷基通復攝政公卿補任時謂

基通當罷源賴朝奏法皇曰基通與平氏絕

婚獨留京師、心迹甚明、宜居職如故、既而賴朝欲使右大臣兼實代基通、法皇遣人謂基通曰、賴朝請使右府代卿者數矣、朕不允、他日復請、朕不能違、為卿謀之、宜自退避、基通不能平、時法皇稍厭庶政、基通深以為憂、密奏曰、聞有以恬靜攝養之事勸陛下者、是姦臣之言、宜勿聽從、法皇曰、朕逢時不祥、欲就安閒、既久、非由人慫恿也、朕雖不聽庶政、攝政無有他故、勿深顧慮、玉海未幾法皇從賴朝

言授兼實內覽

玉海東鑑

明年基通遂罷

公卿補任賴

朝又奏曰、臣聞攝政無不領莊園者、今攝政無莊園、而前攝政所領頗多、太非攸宜、請以

高陽院地付前攝政、京極殿地付今攝政、

玉海

東鑑建久七年又為關白、及土御門帝即位再

攝政、建仁二年罷、承元二年祝髮、法名行理、

天福元年薨

一代要記

年七十四

尊卑分脈

號普賢寺

尊卑分脈攝關次第、子家實道經兼基基教、家實從一

位太政大臣、稱猪隈關白、道經正二位右大

臣兼基正二位大納言、基教從二位右近衛
 中將、家實子兼經、從一位太政大臣、稱岡屋
 關白、子基平、從一位左大臣、稱深心院關白、
 又稱西谷、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文永中上意見十二條、
吉續兼經弟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家稱鷹司、
尊卑分脈初基通家稱近衛、子孫襲稱、基通叔父
 兼實代基通攝政、稱九條、其曾孫教實良實
 實經、兄弟相繼攝政、關白教實襲稱九條、良
 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其後五家各世攝籙、

是曰五攝家、
 源通親太政大臣雅實曾孫、內大臣雅通子
 也、尊卑分脈、公卿補任、歷事後白河至上御門七朝、治
 承中補藏人頭、任參議、公卿補任、平清盛將營新
 都、通親與大納言藤原實定、左中辨藤原經
 房等相地於輪田、而土地狹隘、置坊止可一
 條至五條、百鍊鈔、源平盛衰記、通親曰、宜廣開第三條、
 以建十二門、雖異邦亦有如此者、今開至五
 條、何所不足、議不諧而止、源平盛衰記、文治元年

拜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是歲源賴朝奏定議奏公

卿通親亦與焉東鑑玉海三年陞從二位尋為淳

和獎學二院別當六年兼左衛門督補檢非

違使別當建久六年轉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初刑

部卿藤原範兼女範子嫁法勝寺執行能圓

生女在子能圓與平時忠及時子異父同出

也參取尊卑分脈愚管鈔以故範子入宮為後鳥羽帝

乳母號刑部卿三位平氏奔西海能圓亦從

焉範子諸父範季嘗鞠養後鳥羽帝帝之踐

阼亦與有力焉範子往依之至此賴朝欲納

女於宮適通親與範子私亦欲納在子與承

仁法親王及上皇宮人高階榮子謀以言撼

中宮併譖中宮父關白兼實罷職使兼實弟

慈圓辭天台座主以承仁代之賴朝大恚在

子遂入宮生皇子愚管鈔通親養之於私第稱

今宮增鏡稱今宮據五代帝王物語通親稍用事欲藉外戚

之名以專威權世人目曰源博陸既而勸帝

禪位帝詔之賴朝賴朝以為幼主不利於國

大日本書紀卷之九十九 天武天皇

固陳不可、帝復遣使懇諭、乃奉詔、於是筮所

立、今宮遇吉、議者謂故事無沙門外孫履天

位之事、通親駁其議、關白基通亦贊成之、玉海

帝敕通親、養在子為子、尊卑分脈五代遣使

鎌倉言立今宮之意、使者未還、玉海立今宮為

皇太子、即日傳位、是為土御門帝、明月記毘沙門堂所

藏記三前帝聽政院中、增鏡以通親為後院別

當、公卿補任玉海賴朝聞而切齒、前此賴朝欲必納

其女、女死、又謀納少女、未果、賴朝薨、通親欲

得右近衛大將、奏以權大納言藤原賴實、超

內大臣藤原良經、拜右大臣、使之辭大將、遂

兼之、良經者、兼實之子也、欲得大將以下初參取公卿補任

後藤基清、中原政經、小野義成、仕賴朝妹婿

藤原能保、及能保薨、三人圖殺通親、通親匿

法皇宮、使人請源賴家、捕三人處流、○東鑑云、奪基

清讚岐守護而不載處流、蓋賴家陽許處流、實不遣之也、然今無所考參議左

近衛中將藤原公經、右近衛中將藤原保家、

右京大夫藤原隆保等、嘗與賴朝能保善、至

大日本書紀卷之九十九 天武天皇 川專 六

此皆獲譴公經保家官據公卿補任○本書云公經保家停朝參隆保處流然

補任無所見故不取時人謂上皇本無偏頗憚人生事

誤君也居數月為內大臣時範季女重子亦

入宮有寵生皇子上皇最愛之奉養異於諸

皇子欲使之踐大位參取愚管通親揣知又

勸上皇立為皇太弟即順德帝也愚管通親

兼東宮傳建仁二年十月暴薨年五十四公卿

補任暴薨據愚管鈔一代要記上皇素不直通親及薨意欲

使人知當時黜陟多不出宸衷以藤原良經

為內覽氏長者尋攝政時人悅之愚管通親

善和歌作者部類家號土御門尊卑分子通宗通

具通光定通通方通行通宗為參議右近衛

中將先卒女通子入土御門帝宮生後嵯峨

帝尊卑分以故贈正二位左大臣○增鏡為

通具正二位大納言家號堀川尊卑分嘗奉敕

與藤原定家等選新古今和歌集增鏡尊能

圓少女嫁藤原能保為土御門帝乳母通具

姦之生具實具實為正二位內大臣子基具

從一位太政大臣通光從一位太政大臣號
 久我尊卑分脈通光一門貴顯嘗修八講於鳥羽
 第時人謂其盛不下御八講增鏡定通正二位
 內大臣尊卑分脈子顯定建長中為正二位權大
 納言公卿補任顯定欲兼近衛大將請之後嵯峨
 上皇、上皇頗許之、既而藤原公基兼大將、顯
 定慙恨、削髮隱高野、後上皇幸高野、欲見顯
 定、使人往偵、則室中無人、唯散白砂耳、上皇
 不懌、增鏡世稱高野入道、尊卑分脈通方後嵯峨帝

龍潛時、盡心視養、增鏡五代帝王物語後為檢非違使
 別當、至正二位大納言、通行終於正二位權
 大納言、尊卑分脈
 藤原道家攝政良經第一子也、土御門順德
 朝、歷侍從、左近衛中將、權中納言、敘從二位、
 兼左近衛大將、進為左大臣、公卿補任承久攝關傳
 元年、征夷將軍源實朝薨、嗣絕、北條義時以
 道家連姻源氏、迎其子賴經襲職、承久記三東鑑
 年四月九條帝立、道家以帝舅攝政、七月義

時陷京師遂廢帝停道家氏長者公補任安貞

中為關白公卿補任寬喜元年累表辭職不

允王三年長子左大臣教實代父關白道家

尚預機務公卿補任文曆元年後堀河上

皇崩四條帝幼冲道家教實父子共秉鈞衡

賴經為將軍外舅前太政大臣公經為後院

別當一門烜赫勢傾朝野五代帝嘉禎元年

教實薨道家又攝政公卿補任文曆仁元年

詔準三宮辭不受剔髮公卿補任更名行

惠百鍊鈔攝關傳尊卑分脈一說○朝參如

故五代帝王四條帝崩無嗣道家欲立順德

皇子忠成且參預朝政北條泰時不聽立土

御門帝子邦仁是為後嵯峨帝神皇正統記帝臨

御之初事無大小咨訪道家實氏五代帝建

長四年薨東鑑曰時人謂道家之薨蓋武

中賴經還京師及三浦泰村敗光村臨沒曰

將軍在鎌倉日從禪定殿下之言速舉大事

則闔門合在顯位以若州猶豫至此由是觀

邪蓋其事發覺北條時賴陰殺之年六十稱

也然事蹟曖昧無可徵驗故不書

大日本書紀 卷一百五十九 小傳

光明峯寺公卿補任尊卑分又東山入道五代

帝玉物語攝關傳創梵宇于京城東名東福寺以擬

東大興福二寺元亨釋書使僧圓爾居焉元亨釋書

前任其日錄曰玉藥玉藥子教實良實賴經實

經僧法助教實後堀河朝歷正二位權中納

言兼左近衛大將拜左大臣為關白及四條

帝立攝政嘉禎元年辭職尋薨年二十六公卿

補任尊卑分脈號洞院攝政家稱九條尊卑分脈良實歷

正二位權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為左大臣

關白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文永七年祝髮更名行空尋

薨年五十五號普光園院家稱二條尊卑分脈賴

經自有傳實經四條朝歷正二位權大納言

兼左近衛大將為右大臣寬元中轉左大臣

為關白弘安七年以病削髮更名行祚尋薨

年六十二號圓明寺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家稱一條尊卑

分脈攝關次第法助最為道家所愛五代帝玉物語仁和寺

御室親王所領道家以法助為道深法親王

弟子令住仁和寺敕準三宮稱開田準后僧

準三宮肇于此五代帝王物語開田年

藤原公經內大臣實宗子也歷任左近衛中

將藏人頭承元初累進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

補公經之妻源賴朝妹夫中納言藤原能保

之女也公經恃勢驕恣後鳥羽上皇嘗許公

經為近衛大將建保五年大將闕太政大臣

賴實舉子師經上皇不得已遣使諭意公經

公經大怨望曰吾無復意於立朝將披鬚避

世往依源實朝矣中使還報上皇怒停朝參

實朝救之獲解愚管承久元年兼右近衛大

將公卿補任三年上皇欲討北條義時以公

經與鎌倉有姻忌之議先殺公經羣臣皆籍

默內大臣藤原公繼苦諫承久上皇乃召公

經及子實氏令其妻弟僧尊長幽之校書殿

東鑑公經就召自知及難遣人報義時所置京

師守護伊賀光季曰上皇有召慎勿應命光

季乃據第戰死承久大豆渡軍敗上皇幸延

曆寺公經父子亦被將去東鑑尊長數欲害公

經實氏營護遂得免

承久記

先是公經密告上

皇計於光季光季報之於鎌倉及北條泰時

陷京師公經潛遣人迎之值泰時於深草河

原泰時喜乃遣兵護衛其家

東鑑

及後堀河帝

立任內大臣明年拜太政大臣尋敘從一位

上表辭職寬喜三年罹疾剔髮更名覺勝寬

元二年薨年七十四

公卿補任

公經既與關東連

姻而其女亦適關白道家生將軍賴經孫女

一為後嵯峨中宮一為後深草中宮權勢薰

灼一時無比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

寺園池堂宇壯麗宏敞為天下之壯觀

增鏡參取

尊卑分脈

因稱西園寺

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初太政大臣公

季之後號閑院公經曾祖通季所乘車畫鞞

繪子孫傳之非閑院嫡宗不得用

尊卑分脈

公經

承而乘之

愚管鈔

時人呼曰鞞繪大將

承久記

子

實氏實有實雄實藤實材

尊卑分脈

實雄仕後堀

河四條後嵯峨後深草龜山五朝任內大臣

轉右大臣為皇太子傅至從一位左大臣

公卿

補任尊卑分脈文永十年薨年五十七稱山階公卿補任少事

子公雄至權中納言正二位公卿補任及帝崩悲悼

後嵯峨帝得殊眷出入卧内增鏡及帝崩悲悼

不已薙髮法名顯覺公雄弟公守正安初至

太政大臣公卿補任文保元年薨稱山本又稱洞

院尊卑分脈實氏歷仕土御門順德後堀河四條後嵯峨

後深草六朝累歷清要拜内大臣為皇太子

傳後院別當轉右大臣敘從一位寬元四年

為太政大臣公卿補任實氏兩朝帝戚為世尊重

其子公基公相相竝為左右近衛大將五代帝王

物語增鏡平重盛以後所未有也五代帝王實氏欲

獲伊豫宇和郡請之北條泰時橘公業哀訴

言我先遠保奉敕討藤原純友始居宇和子

孫無罪不宜奪其邑泰時患之實氏重遺書

曰吾老矣所求不獲深以為羞今將往鎌倉

面言焉泰時不得已許之東鑑文應元年薙髮

更名實空公卿補任居京極常盤井第增鏡世

更名實空公卿補任居京極常盤井第增鏡世

更名實空公卿補任居京極常盤井第增鏡世

稱常盤井入道公卿補任尊文永六年薨年

七十六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實氏善和歌及薨藤原為

家特惜之謂人曰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

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清案嘗途遇北

面賚敕書者見實氏下馬為敬實氏劾奏曰

賚敕書者不宜下馬北面某不知禮此輩豈

得仕朝邪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徒然子公

基公相公基至右大臣文永十一年薨公卿補任

尊卑分脈妻貞子生大宮院東三條二后大宮院

生後深草龜山二帝貞子以外祖母敘二品

準三宮弘安八年帝與二上皇皇太子臨其

第賀九十算其尊重如此增鏡公相從一位太

政大臣公卿補任文永四年薨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性急寡

恩至薨人不甚愛惜世傳公相面上長下短

及葬為妖術者發其冢斫首去云增鏡子實兼

亦至從一位太政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藤原公繼左大臣實定第三子壽永二年為

侍從公卿補任幼而聰慧年十一謁右大臣藤原

兼實時諸卿會集聯句、公繼彈琵琶、書聯句於扇、筆法可觀、兼實嘆異、贈以琵琶、海玉建久中任參議、敘從三位、累遷為大納言、進正二位、尋兼右近衛大將、承元三年任內大臣、建曆元年轉右大臣、公卿補任右近衛大將藤原公經以姻戚與鎌倉相親、及後鳥羽上皇謀討北條義時、欲先殺公經、公繼諫曰、彼非武弁、制命在我、就令有罪、宜徐議之、矧今日之舉、臣未見其可、後白河帝之討義仲也、不知命

之賴朝、而命輕佻、麤率之知康、王師失利、宮闕流血、此近時明驗也、况關東之兵、百倍官軍、今不料衆寡、遽加天誅、殆非計也、願留聖慮、上皇不懌、而公經亦得不死、其後王師敗績、果如公繼之言、承久記元仁元年任左大臣、明年敘從一位、安貞元年薨、年五十三、稱野宮、公卿補任公繼幼、其母抱詣相者、相者曰、此兒當為一上、其母詭曰、兒父為士、如何為一上、曰、若父為士、必為檢非違使、然如吾所見、則

大臣相也果如其言古今集子實基寬元四

年任内大臣公卿補任建長五年為太政大臣一代

要記文永十年薨公卿補任○按本書作十二

喪十年子公孝遭喪之文訂之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五十九終

